

2000年中 国报告文学精选

战争大趋势 ——寻访新军事革命思想猛士

陈歆耕

第一章 惊涛拍岸

王保存惊呼：“狼——来——了！”

王保存何许人也？一个头发稀疏的老头儿。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军部大校研究员。著有《世界新军事革命》等军事理论专著 10 多部，参与翻译的著作有《大失败》等 20 多部。他的英语说得比汉语还要流利。

1999 年 8 月 25 日，他在军事科学院外军部的小会议室里接受我的采访。我的采访主题是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挑战，中国国防和军队的建设如何与世界格局接轨？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觉得谈决策和思路，首先对世界新军事革命的进程和形势要有明确的了解。在谈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军事革命中所存在的差距时，他那布满沟壑和老年斑的脸上折射出坐卧不安的忧虑和焦灼。

王保存当然不会喊“狼来了”，这是我的一个形象比喻。他

用了一个文绉绉的短语：

“形势异常严峻！”

当然，喊“狼来了”并不意味着大战在即，它是一种态势、一种提醒、一种危机意识……五枚精确制导炸弹从不同角度击中中国驻南大使馆，已经为这种“态势”和“提醒”作了一行血写的注脚。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数军事革命。由于军事理论家们考察的角度不同，对历史上军事革命阶段的划分也众说纷纭，不尽相同。

有人以战争的能源基础来划分：

古代战争的能源基础是人力，使用的主要兵器是长矛、短剑、弓箭和标枪；

中世纪战争的能源基础是畜力，军队的武器装备主要是战马、长矛、滑膛枪和刺刀；

现代战争的能源基础是机械力，使用的主要武器装备是坦克、飞机、大炮；

目前人类正在开发新的能源，研制新的武器系统，推动新一轮军事革命……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以三个浪潮来划分战争阶段：

由农业革命所引起的“第一次浪潮战争革命”，以锄头为象征；由工业革命引起的“第二次浪潮战争革命”，以装配线为象征；现在人类正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因而正在发生“第三次浪潮革命”，以电脑为象征。

美国“国防预算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克雷派尼维奇认为，自14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共发生过10次军事革命：

第一次，步兵革命。步兵代替顶盔贯甲的重骑兵成为战场上的主角；

第二次，炮兵革命。炮兵使防御在围城战中失去保持了几个世纪的优势地位；

第三次，帆船——火炮革命。火炮安装在帆船上使军舰从士兵的浮动要塞变成火炮的平台；

第四次，堡垒革命。新型工事的建造使攻城战又变得对防御一方有利；

第五次，火药革命。滑膛枪和线式战斗队形在战场上获得了成功；

第六次，拿破仑革命。以征兵制、纵深战斗队形和军队机动性与灵活性的极大提高为主要特征；

第七次，陆战革命。铁路、电报和线膛枪炮在美国内战中广泛运用；

第八次，海战革命。铁甲舰、鱼雷和潜艇成为海战的主要武器；

第九次，两次世界大战间的革命。以闪电战、舰载航空兵、现代两栖战和战略空袭为军事革命的主要成果；

第十次，核革命。核武器、核战争理论和核部队的产生。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十一次军事革命。

不管军事理论家们如何划分战争历史，他们都无不充分意识到并断言：目前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军事革命。

“当下正处在新军事革命的前夜。”国防大学军事科技与装备教研室主任、教授张召忠用文学化的语言描述道，“人们在黑暗中小心地摸索，在黑暗中焦灼地等待，聪明的人已经预感到一场

狂风暴雨式的革命正在悄悄地酝酿之中，而愚昧的人们却在蒙头大睡，等他们美梦做完睁开惺忪的双眼之后，昨天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

到那时，要想再找一块立足之地恐怕就难了。

新军事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呢？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拉斯·约翰逊博士在回答中国学者的提问时说：“如果你有机会到葛底斯堡，你可以站在葛底斯堡的高处，察看一下这个古战场。1863年美国内战时曾有20万人在这里战斗；今天我们大约只用150人就可控制整个这一地区；到2025年我们将只需10人。这就是我们在谈论的革命！”

早在70年代末，苏军总参谋长奥尔加科夫就敏感地预见到：先进技术的出现将催生一次新的军事革命。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进入军事领域，以及精确制导武器的初露锋芒，极有可能锻造比火箭核武器更厉害的杀伤性兵器，从而引发新的军事变革。

王保存研究员翻开他的新著《世界新军事革命》，在他慢条斯理的述说里，飘散着一场撼天动地的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浓浓血腥味——

1981年6月，以色列悄悄出动14架战斗机，绕过约旦等国的雷达监视区，避开美军E—3A预警机的探测，神不知鬼不觉地飞临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南20公里的空域，一举摧毁了伊拉克动用5年时间、耗资5亿美元建起的核反应堆。以军飞机安然无恙往返2000余公里，整个作战时间仅为2分钟。

1981年8月，在锡德拉湾，美军两架E—14战斗机，从“尼米兹”号航母上突然升空，用两枚“响尾蛇”导弹，分别击中了利比亚两架苏—22战斗机，战斗时间仅为1分钟。

1982年2月，英国特混舰队行程1.3万公里，抵进大西洋

西南端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水域，与阿根廷军队展开了空前的封锁与反封锁、空袭与反空袭、登陆与抗登陆战斗……导弹战、电子战纷纷亮相，硬打击与软杀伤交织，天、海、陆一体。150 多架飞机纷纷坠入大海，数十艘现代化军舰或受重创或葬身海底，阿军“超级军旗”式战斗机在 40 公里外的超低空仅以一发“飞鱼”导弹，就击沉了英国价值 2 亿美元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

1982 年 6 月，以色列空军以美制 F—15 和 F—16 战斗机、E—20 预警机等，只用 6 分钟就摧毁了叙利亚部署在贝卡谷地的价值达 20 亿美元的 19 个“萨姆—6”地空导弹连。在此后两天内，以军共摧毁叙利亚 42 个导弹阵地。

1986 年 4 月，美军数十架战斗机、电子战飞机和加油机，经 5000 多公里夜间长途奔袭，悄悄飞到地中海上空，与其第六舰队几十架各类战斗机统一编队，分 4 个波次飞向利比亚首都黎波里和班加西城。到达预定位置后，数十枚“百舌鸟”及雷达导弹和“哈姆”高速反辐射导弹，以及 60 多吨激光制导炸弹和集束子母炸弹，铺天盖地地从天而降。不到半个小时，利比亚东西两城的雷达站、兵营、导弹阵地和 20 多架飞机被炸毁，有的炸弹不偏不倚地落在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当晚的居住地。

1989 年 12 月，美军首次使用 F—117 隐形战斗机，成功地躲过了几个国家的雷达监视，以密集编队长途飞行数千公里，空袭了巴拿马城西 120 公里的一个军用机场和两个步兵团，使后续空降部队未受任何抵抗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机场……

或许，这些都只是一场真正的高技术战争到来之前的预演和前奏，但一些目光敏锐的军事专家和观察家们却从中看出了未来战争的端倪。

随之到来的便是让世人震惊的海湾战争。这场仅仅打了 42

天的高科技局部战争，已给人们留下不尽的思考和回味。人们纷纷用“震撼”、“震惊”、“耳目一新”等绝非夸张的词语来评说。

写过《第三次浪潮》的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1991年的海湾战争预示着新战争形态的出现。”

美参联会主席沙利卡什维利说，海湾战争“反映了正在进行中的新军事革命的一个缩影，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战争新时代”。

王保存研究员站在中国现代军事思想者的角度，郑重提醒道：“海湾战争具有巨大的昭示作用，它使仍沉湎于机械化军事形态的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茅塞顿开：信息在战争中的作用表现突出，芯片的作用大于钢铁；战争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机械化军事形态正在向信息化军事形态转变，一场史无前例的军事大变革已悄然来到我们身边。”

但打赢海湾战争的美国人并未停止步伐，就在人们被海湾战争的冲击波“冲”得蒙头转向，不知所云时，他们却宣布海湾战争的样式已经过时。1992年4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了长达1300多页的《致国会的最后报告：海湾战争》。这份报告是国防部副部长组织100多名军事专家，紧步海湾战争烟尘，花12个月写成的。报告在充分肯定海湾战争胜利的基础上，对军队的改革和未来发展提出了三个战略性的重大问题：

第一，在苏联和华约解体、长达40多年的冷战结束之后，面对一个没有明确敌人和对手的世界，作为超级军事强国的美国将如何建设未来的军队？

第二，在高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美军将如何继续保持自己的优势，将确定怎样的跨世纪发展目标？

第三，在未来武器装备发展中，如何克服和解决海湾战争中

所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和缺陷，怎样提高部队的综合作战能力并打赢下一场战争？

1993 年 1 月，克林顿总统上台后做出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组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特别小组，并于 9 月 15 日宣布在 15 至 20 年内投资 4000 亿美元建设美国信息高速公路。美国国防部提出投资 1000 亿美元建立全球共享型“国防信息高速公路”计划，2000 年入网的计算机达到 15 万台，形成美军全球信息指挥体系。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组织近百名专家经过半年研究，提出一份名为《军事技术革命：一种结构框架》的研究报告，明确提出“信息革命是军事技术革命的核心，军事学说和军队编制是军事技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4 年 4 月，美国国防部长佩里亲自带领一个“军事革命课题组”，系统研究 2005 至 2015 年间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军事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

美军方组织 80 名高级官员和情报战略分析家在海军军事学院以中国为假想敌，以 2020 年为时限，使用新一代武器装备和作战样式进行较大规模的模拟对抗演习，结局是美方失败。

1995 年，兰德公司受国防部信息战执行委员会委托，进行信息战研究，不久即向委员会提交了题为《战略信息战：战争的新面貌》的研究报告，论述了战略信息战概念及其基本特征，并提出具体建议。

在美军紧锣密鼓地准备打一场信息战的同时，英、法、日等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也积极参与其中，争相加快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高科技武器的研制，都想在新一轮军事革命中取得领先地位。

1999 年 3 月 24 日晚 8 时，北京时间凌晨 3 时，南斯拉夫联

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科索沃省府普里什蒂纳万籁俱寂，正被沉沉夜幕笼罩着，路上几乎见不到行人，零星的路灯散发着惨淡的光亮，偶尔传来几声狺狺的狗叫……

蓦地，火光一闪，两声如霹雳般的爆炸声把这座城市从沉睡中惊醒。随后，重兵器的射击声、凄厉的警笛声响彻夜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开始了对科索沃的首轮空袭。6架威力巨大的 B—52 轰炸机和一些 B—2 轰炸机 24 日从英格兰西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起飞，在距离南联盟几百公里处发射了空地导弹。停泊在亚得里亚海上的美国航空母舰也向南联盟发射了“战斧”式巡航导弹。法国空军幻影 2000D 型战机和美国的 F—16、F—15 等多种型号的战斗机，携带空对地攻击导弹和激光制导导弹，呼啸着进入南联盟领空，直接参与了首轮空中打击……空袭共持续了 76 天。

中国的军事专家们看到，科索沃战争与海湾战争相比，有许多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在这之前，在美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外交研究所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客座研究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伯江，曾向霍普金斯大学尼采国际研究生院战略研究所教授埃利奥·科恩博士提出这样的问题：“美国是在 1991 年海湾战争之后开始军事革命和未来战争讨论的。由于当前的武器核查危机，美国正在计划对伊拉克实施另一场军事打击。从军事革命的角度来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进行军事打击，其战略、作战方法或战术的运用会有些什么变化？”

科恩教授回答：“我认为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将使用的武器全都是精确制导武器，情报基础也将会比海湾战争时好得多。”

这次谈话过去 10 个月后，因为武器核查危机，美英决定实施对伊拉克空中打击的“沙漠之狐”行动。“沙漠之狐”之后 3 个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便发动了科索沃战争。两次战争都表

明，美军的精确制导武器在全部投弹量中的比例已由海湾战争时的 8% 猛然增加到 90% 以上。

海湾战争仍然是一场集中兵力的战争。在“沙漠之狐”和科索沃战争中，美军不再采取大规模集中兵力的方法。他们通过“体系集成”，对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兵力，实施了集中的指挥控制，并对敌进行远程精确打击。海湾战争时，施瓦茨科普夫的指挥所还设在海湾前线，而在“沙漠之狐”行动和科索沃战争中，美军不仅能在本土实施指挥，而且操纵控制卫星及进行战场所需数据处理的大部分机构设施也都在本土，首次实现了在美国本土指挥大规模的海外作战。美军的作战平台也是远离战场分散配置的：B—52 是从万里之外的美国本土起飞的；空射巡航导弹是在 1000 公里外发射的；潜射巡航导弹是在 1600 公里外发射的。但打击的目标非常集中，远程的作战能量全部释放在作战地区。

军事科学院首批军事学女博士姚云竹分析说，科索沃战争有两个重要的新特征：一是未动用地面部队，美军从开始就没有准备出动地面部队，尽管中间有些争议，他们仍然没有打算打地面仗，完全依靠空袭来达到政治目的；二是美军实现了作战中的零伤亡。

军事科学院女博士朱小莉对新军事革命的特征做出了精辟的概括。她与姚云竹同为我军首批军事学女博士，始终冲击在军事学术的前沿。早在 1996 年，她就主撰出版了专著《美俄新军事革命》。该书一出版，立刻引起了美国军界高层的关注。

朱小莉博士认为，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是世界两极体制的垮台和业已开始的世界多极化趋势。这是酿成当今新军事革命发生的最直接动因，其影响是决定性的。而思想文化对于当今的新军事革命无疑也是具有深刻影响的一个因素。这主要

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和观念体系、人的思想及科学文化素质应该从 20 世纪向未来的世纪的转变。如果世界日益全球化、人类正向信息时代迈进，而人的思想、观念却仍然封闭和固守在过去的时代，那么就不可能实现军事领域的根本变革。

朱博士强调说：以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为特征的新军事革命，自海湾战争拉开序幕后便高潮迭起，汹涌激荡，势不可挡。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考察了工业时代的军事史实后得出结论：凡是不能适应 19 世纪中叶军事革命的国家都以失败告终。因此，可以断言：中国能否成功实施这场新军事革命，绝不单单是改变中国军事面貌的事，它将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在未来的世纪在全球占据一个应有的位置。新军事革命有三个重要特征：武器装备系统出现了断代性的飞跃；作战方式和作战理论发生根本性变化；军事组织结构走向全新的构架。

作为新军事革命到来的首要标志，武器的断代性飞跃表现在——

武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武器是由物质、能量两大要素构成的。冷兵器由人的体能和物质结合转化为杀伤力；火器通过化学能、机械能与物质的结合转化为火力和机动力；核武器则以核能转化为毁伤力；而新技术革命浪潮中涌现出来的高新武器，都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和依托。高新技术武器有一个区别传统武器的显著特点：追求物质、能量、信息三大要素的集合，把整个作战范围的参战诸军兵种部队及武器平台、指挥控制、情报通信、后勤保障等合成一个精干而密切协同的有机整体，从而使 20 世纪庞大的战争机器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武器的效能发生了变化。在工业革命的 150 年中，常规武器的杀伤力增加了五个数量级。原子弹的诞生，一下子使毁伤力提高到相对于火药发明以后所有战争所消耗弹药的总和。二战中，

摧毁一个目标大约需要 9000 枚炸弹；越战期间，大约需要 300 枚；而海湾战争中摧毁一个目标仅需 1~2 枚精确制导武器。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发射的精确制导弹药虽然只占发射弹药总量的 8%，却摧毁了约 80% 的重要目标。

武器组成发生了变化。判断一场新的军事革命是否到来，要看一种全新的武器是否已在战争中起主导作用。而从战争和武器的发展史看，一种新的武器取代旧的武器成为战场上的主导兵器，往往要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旦它大量装备部队并用于实战，成为战场的主导因素，就意味着一场新军事革命的到来。如坦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已出现，但当时数量极少，只是作为步兵的支援武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大规模地发展坦克，实施坦克—飞机协同的“闪电战”，使坦克成为战场的主导武器，一场坦克、飞机取代传统步兵的军事革命才得以发生。信息技术武器的发展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信息技术武器就已问世。越战时，美军用一枚“白星眼”激光制导炸弹摧毁了清化桥。其后，信息技术武器逐步在局部战争中崭露头角。直到海湾战争时，它才成为战场的主导武器，向世人显示了全新的战争样式。

王保存研究员建议我把目前的世界格局与 18、19 世纪时的世界格局作一个比较。

18、19 世纪时，西方列强较早完成了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转换，军队的装备完成了由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过渡，与那些还处于农业时代的国家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其结局是那些拥有洋枪洋炮、蒸汽类舰船的西方强国，到处扩张，几乎把所有弱小国家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

王研究员说：处于两个不同时代的军队是没有办法打仗的。

由于军事力量的悬殊，工业时代的军队肯定要打败农业时代的军队。

今天又开始出现类似 18、19 世纪时的情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较早地步入信息时代，与那些还停留在机械化、半机械化时代的国家，形成了时代差。尽管少数发达国家尚未彻底完成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换，但他们已经处在遥遥领先的地位。这些国家军队装备的主体已经信息化。今后一二十年，两者之间的距离可能继续拉大。

世界银行在 1998 年世界发展报告《促进发展的知识》（提纲）中，非常形象地称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为“要么搭上车，要么落伍”。

发达国家（A）与发展中国家（B）的差距，如果用非常简练的话来表述就是：

A 能看到 B，能打到 B；

B 看不到 A，打不到 A。

有一个未经考证的逸事：萨达姆总统举起手枪朝着天上的美国飞机大叫：“有本事你下来！”但萨达姆不想想：人家干吗要下来？美国大兵能在数千里之外揪揪按钮，对敌方实施远距离精确打击，置敌方于死地。这是美国人独霸天下的资本。

从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我们已经看出时代差所带来的后果。

萨达姆拥有百万大军，同时拥有一定数量的高技术武器，号称世界第四军事强国，居然那么不经打，如秋风扫落叶般一败涂地，实在让世人惊诧不已。当然我们可以从伊拉克军队指挥机制的落后、军事理论的陈旧等等方面找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伊拉克与美国等强国存在着严重的“时代差”。伊拉克军队的组成、

装备、作战方法还停留在机械化战争的时代。

交战前，伊拉克拥有陆军坦克 5600 辆，多国部队 3700 辆；伊装甲车 6000 辆，多国部队 5600 辆；伊火炮 5600 门、高炮 4000 门、作战飞机 740 架、直升机 1500 架，多国部队飞机总数 3200 架，其中作战飞机 2000 架；伊有舰艇 60 余艘，编有四个分队，8 个岸炮和岸导营，还有一个陆战旅，多国部队有 247 艘舰艇，9.4 万陆战队员。从兵力的结构对比上可以看出，伊拉克的陆军数量占有绝对优势，这是机械化战争时代大规模实施地面战的产物。在海、空军方面，伊拉克则处于绝对的劣势。至于在指挥、引导、预警、电子对抗和通信系统方面两军的差距更大。伊拉克的电子设备比美落后好几代，无法与美进行战役级电子对抗，指挥、引导系统仅 24 小时就大部被摧毁和陷于瘫痪。由于无法获得战场信息，伊拉克始终掌握不了战场主动权。拥有海、空优势的多国部队在不到 100 小时内，就摧毁了伊拉克 82.7% 的陆军坦克、70% 的装甲车和 69% 的火炮；60 艘舰艇，成了多国部队的靶舰，空军飞机连跑带炸损失过半。

与伊拉克军队落后的技术装备相适应的是陈旧的作战理论。萨达姆在战争打响前视察前线的一次讲话中说，美国人靠高技术，他靠经验，他坚信“在任何情况下，要想将一个士兵从地面上赶走，最终还要靠另一个带着手榴弹、步枪和刺刀的士兵在战壕里同那个士兵搏斗。书本上的技术优势最终将在战场上接受检验。我们不靠书本，我们靠作战经验”。在萨达姆脑子里的战争图像，还是二战时候的堑壕战、肉搏战。这样的军队怎能夺取战争胜利？

在科索沃战争中，由于南联盟的地形复杂，并且拥有一支强大的防空力量，北约的空袭效果与伊拉克比要大打折扣。但北约与南联盟的力量对比仍然非常悬殊，用一句学术性的话说属于

“非对称作战”。战争结束，起码有这样一个事实让我们过目难忘：广场的歌声，毕竟无法抵御精确制导炸弹的碎片。

王保存研究员的警告，或许算不上惊世骇俗。我在张文木先生的文章《科索沃战争与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中读到了类似的想法。文章中有这样一个段落：“1999年3月24日，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下令对南斯拉夫实施空中打击，震惊世界的科索沃战争自此牵动了世界的神经，双方差异悬殊的较量使作者联想起发生于上世纪的中英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对于中国值得研究的是，在中世纪（至少在唐朝以后）曾是世界超级大国的中国，为什么会在近代被打败，而我们将制定怎样的安全战略才能在明天可能的战争中赢得胜利？”

第二章 脊 梁

现代战争，尤其是高技术战争，打的是黄金。打了18天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叙、以三国平均每天耗资3亿美元；马岛海战中，英军平均每小时的耗费高达120万美元；海湾战争不到半个月，战场消耗和损失就达数千亿美元。西方军界人士幽默地说，打现代战争“如同在一家菜单上没有标价的高级餐馆进餐那样心中无数”。

研究如何处理好经济和国防的关系，合理、高效地投入使用好国防经费，是迎接新军事革命挑战要解决的第一道难题。

军事学术专家张世平指出：“经济是一个国家的两条腿，缺了这两条腿便寸步难行；外交是国家的两只胳膊，要靠它来结交朋友，团结对我友好的国家；政治是国家的躯干，是国家能够运转的神经中枢；国防是什么？国防是一个国家的脊梁，没有脊梁

就会挺不起腰，抬不起头来。”

在科索沃战争后不久，国防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金一南曾在国防大学讲过一课，内容是“从俄罗斯在科索沃冲突中的地位作用看国家经济转型时期的国防建设”。这一课赢得了将军班学员们的满堂掌声。

他说：自3月24日开始的科索沃战事，北约和南联盟双方的政治意图、军事战略、实力对比基本都是清楚的。要说其中有变数的话，那么最大的、最捉摸不定的变数，就是俄罗斯的态度与作为。这里面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俄罗斯这个砝码将压向哪边？由此产生第二个问题：这个砝码究竟有多大分量？

金一南认为，俄罗斯在科索沃战争中的态度简直就是一个谜。

首先在是否介入的问题上，叶利钦最初表示“俄罗斯有一系列极端措施”，要“尽一切努力制止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行动”，随后很快又改了口，说“不想利用极端措施”。俄罗斯之所以不卷入武装冲突，是因为“俄罗斯在道义上比美国占有优势”。

随后在导弹瞄准问题上，4月9日俄罗斯杜马议长谢列兹尼奥夫与叶利钦会谈后说，叶利钦已经下令，将俄罗斯境内的导弹指向与南联盟发生冲突的北约国家。议长的话刚说完，总统发言人就出来否认，说没有发布这样的命令。

接着在南联盟加入俄白联盟问题上，俄罗斯的矛盾态度又一次出现。4月9日叶利钦收到南联盟方面要求加入俄白联盟的请求，叶利钦当即认为这是对俄罗斯地位的高度评价。联盟一旦实现，俄罗斯可能就要在南联盟境内部署部队。他责令有关部门就这一问题立即进行磋商。但第二天叶利钦就改口说，考虑与南结成联盟还为时过早。

俄罗斯在科索沃战争中所采取的最具有实质意义的行动是派

遣黑海舰队舰只出航地中海，但其过程千曲百折，拖泥带水。3月31日，在俄总理普里马科夫的外交斡旋失败后，俄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宣布，俄罗斯将向地中海派遣包括导弹护卫舰和反潜护卫舰在内的7艘军舰，第一艘侦察舰将于4月2日起航出发。此举确实令北约国家紧张了一阵。

但自侦察船“利曼”号4月4日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后，后续的巡洋舰、导弹驱逐舰和反潜护卫艇就不见了踪影。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改口说，其他军舰去不去地中海，要看北约的态度。一直拖到4月19日，叶利钦总统才明确表示，不再向地中海派遣军舰。于是，地中海只有一艘俄罗斯侦察船在那里孤独无援地漂泊着。

俄罗斯人在科索沃战争中惟一写出让世人惊诧的精彩一笔，是在1999年6月12日凌晨，当踌躇满志的北约准备分区按部就班完成对科索沃的占领之际，突然派遣一支200多人的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科索沃，抢占了普里什蒂纳机场。

世界舆论为之大哗。

金一南研究员感叹道：一个两亿人口的大国，靠200人的大胆军事行动改善战略地位，从一面看是个奇迹，从另一面看又是个悲剧。俄罗斯军人每每在行动中表现出很高的军事造诣，但又每每因国家后劲不足，难以为继，导致成果东流。抢占机场行动亦正如此。在北约开始以每小时200人以上的速度进入科索沃之后，俄罗斯这支部队却得不到有力补充，几天之后不但开始向周围的英军士兵讨水喝，而且“科索沃解放军”都敢口出狂言要对俄军动手。一些昔日盟友竟然不给俄后续部队开放“空中走廊”，以致俄军在谈判中最终没有能在科索沃获得一块属于自己的维和区。